

# 溫馨的豆腐腦

春雨的祖上是做豆腐的，傳到他父親根山這一輩，已經第四代了。根山做的豆腐細膩白嫩，遠近聞名。豆腐腦呢，用料講究，也頗受人們的歡迎。每天，根山早晨蹬著一輛三輪車賣豆腐，下午，五六點鐘蹬著三輪車再去賣豆腐腦。

這天是週末，春雨從學校回到家，要給爸爸當下手。

父子二人來到大街上。根山不用敲梆子，那些買豆腐腦的人，便自動地拿著小盆、大碗什麼的，站在了門口等著，因為大夥都知道，這個點根山會出來賣豆腐腦。來到宋奶奶家門口的時候，宋奶奶拿著一個小盆也已站在了那裡等著。看到春雨，宋奶奶咧開缺了幾顆牙的嘴笑道：“春雨不上學了嗎？咋有時間來幫忙？”根山笑笑說：“今天是週末，他從學校裡回來歇週末哩。”

說話之間，宋奶奶要的豆腐腦已配好了佐料。宋奶奶嚥了幾句，端著豆腐腦就回去了。這時，春雨忍不住小聲說道：“爹，宋奶奶還沒給錢哩。”根山張口說道：“兩年前，你宋奶奶拿著五十元錢來買豆腐腦，我找不開，你宋奶奶就說，把那張錢放我這裡，省的天天拿錢來買。”

一聽這話，春雨忍不住埋怨起來：“爹，你是不是老糊塗了？宋奶奶天天來喝豆腐腦，兩年是什麼概念？你會不會算帳？宋奶奶放你這豆腐腦錢，早就花完了，你咋這麼糊塗呢？”根山笑一笑說：“爹不糊塗，爹一點都不糊塗哩。爹早知道你宋奶奶放我這裡的錢都花完了。可是孩子你想過沒有，你宋奶奶愛喝我的豆腐腦，每天都把我的豆腐腦當晚飯，塊兒八角的，我好意思跟她要錢嗎？再說了，你宋奶奶這麼做，也不是有意的。近幾年，你宋奶奶腦子不好使，醫生說她有什麼老年症來……”“老年癡呆症！”春雨脫口而出說。“對，你宋奶奶得的就是這病，要不咋會這樣。”

一晃，兩個多月過去了。這天，春雨從學校裡又回家過週末。一進門，爹就神情異樣地告訴他：“你宋奶奶過世了。”“過世了？”春雨詫異地說，接著又追問一句，“那她喝豆腐腦欠咱的錢咋辦了？還了沒有？”

爹一聽，生氣地瞪他一眼道：“你看你這孩子，我不是給你說了嘛，幾碗豆腐腦，能值幾個錢？你咋老提？你宋奶奶喜歡喝咱的豆腐腦，那是看得起咱。知道不？你宋奶奶無兒無女，村裡照顧她，想送她去敬老院，你宋奶奶都不去。因為她覺得街坊鄰居對她太好了，誰家給她送東西，哪個要過錢……”

爹因為生氣，絮絮叨叨說個不停，只把個春雨說得連回話的餘地都沒有。

正在這時候，孫二爺背著手走進了院子。孫二爺是這一片的“人頭”，德高望重，誰家有個紅白喜事，都找他。落座後，孫二爺便直接說道：“宋嫂子重病的時候，特意把我叫去，讓我看了她的一個帳本，這幾年她腦子不好使，有什麼重要的事她都記在了本本上。她給了你五十元錢，卻免費喝了你好幾年的豆腐腦，你連提都沒提一句，她直誇你是個好人呢。這不，病重的时候，她把帳本拿出來，才記起這檔子事來。她患老年癡呆的事你也知道。”

說到這裡，孫二爺把一摞錢拿出來說道：“這是宋嫂子臨走之前，交代我給你的一千塊錢，算是她喝你這幾年豆腐腦的補償吧。”根山一聽，連忙搖頭拒絕道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不就是幾碗豆腐腦嘛。再說了，即使給，也給多了呀，你看，我賣一碗豆腐腦收一塊錢……”孫二爺感慨地說：“宋嫂子說了，這錢叫你一定收下。她說了，不能叫好人吃虧。”

根山聽了這話，呆住了。他朝兒子春雨看了看，春雨不好意思低下了頭。根山明白，通過這件事，春雨一定會明白一些做人的道理的。

# 一顆大門牙

阿拉是名刑警，原本是個蠻英俊的小夥子，可越長越不好看了，原因是正中一顆大門牙越長越大，像小鏟子一樣，都凸出來了。大夥不解為什麼會這樣，等看到他爸、他爺爺的模樣時個個忍不住掩嘴偷笑，原來他爸、他爺爺都有一顆惹眼的大門牙。沒辦法，基因的力量太強大了。

那乾脆拔掉這顆難看的大門牙，再裝一顆好看的烤瓷牙好了，這也不是什麼大手術。可問題來了：五大三粗的阿拉看到牙科醫生就哆嗦。

妻子曉虹說：“你一個刑警怕牙醫？”

阿拉臉上顯出害怕的樣子，像是陷進一個可怕的回憶，說：“還記得那次拔牙嗎？牙醫說先不拔，做個根管手術就可以保留。我一個堂堂的無病無災的刑警躺在手術臺上就像一隻待宰的羔羊，毫無還手之力。然後又是電磨又是電鑽伸到嘴裡，寒光閃閃、冰冷陰森，一會磨一會鑽，可疼死我了。可最後呢？還得拔。先是長長的針插到嘴裡打麻藥，然後用鉗子夾住蛀牙硬拔，我原以為打過麻藥不疼的，結果一次拔不動，牙醫發了兩次力才拔下來，說是牙根太深，疼得我一佛出世、二佛升天。我的個親娘，我都不敢回憶了，嚇死我了。我敢說牙醫是世上最可怕的工種，沒有之一！”

阿拉說著說著臉色都白了，曉虹氣壞了：“你還好意思提這茬！當時在手術室，人家牙醫還沒使多大勁你就慘叫起來，可把別的病人嚇得不輕。有個要拔牙的都躺在手術臺上了，結果聽你叫得那個慘，嚇得當場蹦起來，拔腿就跑。”

阿拉撲哧一聲笑起來，曉虹強行繃著臉不笑，說：“還有，你拔牙喊疼，可有一回抓壞人時被一刀砍在膀子上，你怎麼一點也不喊疼，還繼續抱著那傢伙不放？”

阿拉一聽撓撓頭：“還真是這麼回事，怪了怪了。”

曉虹又說：“今天你休息，正好有空，你是拔也得拔，不拔也得拔，不然我這臉都沒地方擱了，走！”

阿拉沒法，在曉虹的“押送”下苦著臉去醫院。誰知還沒到醫院，手機響了，有警情。

眼巴巴看著男人急匆匆離去，曉虹幹生氣沒法子，在員警心目中工作永遠是第一位的。

好不容易又到一個休息日，曉虹再次生拉硬拽著阿拉來到醫院，誰知剛剛掛上號手機又響，又是警情。阿拉自打進了醫院就一直苦著臉，現在一見有任務立即眉飛色舞，好像過了一大難關似的，快活地說：“親愛的，我倒是想拔，可有任務了，不要怪我哦！”曉虹氣得直咬牙，說：“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，我還就不信拔不掉你這顆醜陋的大門牙！”

巴啊巴，終於又到一個休息日，曉虹硬拽著阿拉第三次來到醫院，這回緊張的就不單單是阿拉了，曉虹也緊張。阿拉怕牙醫，曉虹怕有警情。老天保佑，這回一切順利，甯說電話，連一則微信也沒有，恨得阿拉光看手機。

牙醫輕車熟路地打麻藥，當針管伸進口腔的一剎那，阿拉的身體繃得像鋼條一樣。醫生說：“我說你一個大男人，打麻藥這麼緊張幹什麼？放鬆、放鬆，沒什麼大不了的。”

針打過了，牙醫囑咐阿拉坐一會，等麻藥起了反應才能拔牙。過了一小會曉虹悄聲逗阿拉：“現在你有什麼感覺？”

阿拉說：“我現在感覺臉有城牆厚。”

麻藥起作用時病人會感覺到臉特厚，加之聲音模糊不清，顯然阿拉的臉已經麻了。這時醫生走過來準備拔牙，阿拉一下子緊張得不得了，突然間有聲音，是手機響。

阿拉的臉色再變，這回是喜悅，曉虹臉色也變了，難道

# 捉賊

廣林社區的牛叔夫婦，是空巢老人。

這天早上，牛嬌照例要和老姐妹們去跳廣場舞。臨出門時，她叮囑牛叔上超市買兩箱成了網紅的家鄉特產螺螄粉，給兒子和女兒快遞過去，讓他們不忘家鄉的味道，記住鄉愁。

牛叔戴上口罩，剛踏出門，突然發覺忘了帶上手機。別看牛叔上了一大把年紀，玩手機，用微信付款，麻利得很！他反身進家，從房間拿來手機，關門時恰好遇著要下樓扔垃圾的史老師。史老師住在對門，是老鄰居。兩人便客客氣氣地打起了招呼：

“史老師早啊！”

“早啊早啊，牛叔。”

“唉，這都虎年了，想不到這新冠病毒還這麼厲害！”牛叔感慨多多。

“等會兒我就去社區醫院打加強針。你打過疫苗了嗎？”史老師問。

“打了打了，我老兩口早兩天就打了加強針。嘿嘿，打了疫苗，老牛我牛氣沖天了！”牛叔緊握雙拳，紮起馬步，仿佛一尊變形金剛，卻又是老頑童，“哐”的學了一聲牛叫。

史老師被牛叔誇張的造型逗笑了，禁不住文謔地吟哦起來：“牧童牛背綠楊煙，滿蹊風雨亦堯天。莫道浮雲能持久，歲月靜好笑開顏！”

走到樓下，牛叔看見了癩腿小四。小四左手拄著拐棍，右手握著掃把，一跳一跳地在打掃衛生。

說起這小四，也是牛叔的老鄰居，打小在牛叔眼皮子底下長大。他跟牛叔的兒子是發小，一起上小學，上初中高中。牛叔的兒子讀書用功，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學，畢業後南漂深圳，幾經打拼，成了一家大公司的副總。小四高考落榜後，在城裡打工，跟著社會上的一些不良青年混在一起，學壞了，成了一個盜竊團夥的“鉗工”。有一回他人室行竊，被人發現，急忙從二樓的陽臺上跳下逃跑，摔斷了一條腿，從此留下終身殘疾，被人叫作“癩腿小四”。

不過，小四並不惱火，說叫這諺話，好，能讓自己牢記血的教訓。自那以後，小四果然金盆洗手，改邪歸正，在社區旁邊擺了個修理攤，給人修理自行車、電動車、摩托車，自食其力。走上正道的小四，成了社區的志願者，是這棟樓的義務保潔員。

牛叔常誇小四“浪子回頭金不換”。

牛叔從超市採購了兩箱家鄉風味的螺螄粉，辦好快遞托運手續，已是上午11點多鐘了。他回到社區，氣喘吁吁地登上二樓，將鑰匙插入自家大門的暗鎖孔，卻怎麼也轉不動。他敲了敲門，裡邊沒有反應，便撥打老伴的手機。老伴說，她還在公園裡，和老姐妹們一塊兒拍照呢！那麼，是誰在屋子裡？牛叔皺著眉頭，兩眼骨碌碌一轉，頓時驚叫起來：“不好啦！鬧賊啦！家裡進賊啦！”

牛叔的咋呼聲引來了樓上樓下的好多人。前幾天，社區確實鬧過賊，有兩戶業主被盜去了好些現金和金銀首飾貴重物品。

牛叔居住的社區，屬即將要改造的老舊社區。他家的大門不是防盜門，還是老式的木板門，隔音效果並不好。牛叔側著耳朵貼著門邊縫隙，仔細聽了好一會，沒有聽到什麼聲音。還在疑惑間，忽然屋裡傳出叭嗒一聲，讓他的心一下子緊縮，發出一聲驚叫：“天哪！不好啦！不好啦

！賊賊准是在屋子裡翻箱倒櫃啦！”

圍觀的人們開始小聲議論：“這小偷是老手呢，踩點真准，趁牛叔不在家，就立刻作案。”“這惡賊，竟然膽大包天，大白天也敢入室盜竊。”

“一定是亡命之徒！也許是從哪裡流竄來的通緝犯，要趁機撈一把呢！”……七嘴八舌的議論，越說越玄乎，越說越嚇人，牛叔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，抓耳撓腮沒了主意，竟然忘了打110電話報警。

“嗨嗨，大家休要慌張，休得慌張！”倒是剛打了加強針疫苗歸來的史老師頗有勇武氣概，扶著近視眼鏡，朗聲說道：“賊賊多是宵小之徒，邪不壓正。古人雲：狹路相逢勇者勝。諒這小賊插翅難逃……”

史老師慷慨激昂的話還沒說完，他家的大門被拉開了一條縫，史師母探出頭來催道：“老史，趕快回來，家裡的水龍頭漏水了！”

夫人一聲令下，史老師咕嚕連聲，頓時失卻了剛才的勇武之氣，趕緊閃身回家。見史老師一走，好些來看熱鬧的吃瓜群眾也趕緊溜出現場，生怕惹禍上身。

“閃開！怕死的，都給我閃開！”這時，小四拄著拐杖來了。他張開大嗓門，把要走的人鎖住了，一個個像吃了孫悟空的定身丸，全都挪不開步子。

小四是回家取幾件修車工具的，在樓下聽說牛叔家鬧了盜賊，便急忙登上樓來。

小四以杖點地，一跳一跳地靠近門前：側耳細聽，屋子裡沒有響動；拍拍大門，還是沒有回聲。

“喂，裡面的夥計豎起耳朵聽著，幹這個行當嘛，我是你的師叔。這碗黑心飯是吃不得的！你小子也想像我當年一樣——癩掉一條腿？去蹲‘籠子吃牢飯’？”

小四大聲叫喊，朝大門咚咚咚捶了幾拳，仍然像石頭落到棉花堆裡，沒有半點反響。他正準備回家去拿工具撬鎖的時候，屋子裡傳出叭啦一聲脆響。他立刻又高聲叫喊：“坦白從寬，抗拒從嚴！你小子給我老老實實地滾出來吧！”可是，屋子裡又沒有了響動。

小四禁不住火冒三丈，用拐棍支撐著殘了的左腿，一聲怒吼，猛地抬起右腳，用力踢去。好在牛叔家的大門安裝得並不十分牢固，只一腳就把暗鎖錫開了。緊接著，從屋裡條條地沖出個黑乎乎的傢伙，嚇得眾人厲聲尖叫。

誰曾料想，沖出來的竟然是一隻大黑貓！大黑貓“喵喵”一聲，箭一般射下樓梯，逃之夭夭。

小四撐著拐杖，又一跳一跳地跳進屋裡，牛叔和幾個膽子稍大的，也戰戰兢兢地跟在後邊。大家仔細查找了一番，家裡哪有什麼小偷！餐廳的圓桌上，蓋碗碟的紗罩跌落地上，盛魚的大瓷盤被摔碎在地上，一條油炸好的鯉魚被撕咬得一片狼藉。這條魚，是牛叔昨天在城郊水庫釣的，差不多有兩斤重，準備晚上做五柳魚呢！不用說，罪魁禍首就是那只躡進家裡的大黑貓，它一定是趁牛叔反身回屋裡拿手機時躡進來！再檢查大門，原來，牛叔急著上超市去買螺螄粉，離家關門時，用力過猛，震落了暗鎖的保險栓，難怪開門時鑰匙不能轉動。

好一場虛驚！

人們嘻嘻哈哈，笑談著這場捉賊鬧劇。小四掃視了他們一眼，對牛叔說：“待會兒我來給你修理大門。你這破暗鎖，早該換新的了；最好是趁改造老舊社區時，換一扇防盜門。”說罷，他一癩一拐地走了，拐棍敲擊樓梯，“篤篤”有聲，很是響亮。

牛叔看著那些還在嘻嘻哈哈的人們，卻笑不起來。他沒頭沒腦地砸出一句話：“唉，你一嘴，他一嘴，怎的就不比不上‘癩腿小四的一條腿’？”

## 朋友圈定制

大林看了一個女神，想通過發朋友圈，引起對方的關注。為此，他找到了一家朋友圈定制公司，幫他設計朋友圈。

工作人員小胡帶著大林，拍攝了各種高檔場所背景圖，有雪山、海灘，還有豪車、洋房。在此期間，大林發現有不少人在排隊擺拍，不禁擔憂地問：“這麼多人拍一樣的場景，曬到朋友圈不就露餡了嗎？”

小胡說，如果加入VIP會員，就能比普通會員享受更多的範本，避免撞圖。大林一聽，趕緊花錢辦了VIP會員。

沒過幾天，大林就收到了小胡為他量身定制的文案以及圖片，他立刻發到了朋友圈，然後滿心歡喜地等著女神的點贊。

不料，第一條評論竟來自一個不太熟悉的微信好友，名叫“雲淡風輕”：“你小子曬我的遊艇幹嗎？”大林心說：壞了，居然碰上真正的遊艇主人了！他正著急呢，就見女神在“雲淡風輕”下麵回復道：“出海帶我哟！”

大林傻眼了，沒想到女神跟“雲淡風輕”也是微信好友。他氣呼呼地找到小胡討說法。小胡看了看，不好意思地說：“那‘雲淡風輕’也是我的客戶，他的意思是你曬了他的圖，是我把他的圖片錯發給你了。”大林差點沒氣暈過去。

沒過多久，大林就看到“雲淡風輕”和女神在朋友圈秀恩愛了。沮喪之餘，他找到“雲淡風輕”，問起了“撞圖”的事。不料對方說：“撞什麼圖啊，這是那家公司故意安排的！他們忽悠我辦了個頂級VIP會員，讓我在你發圖之後去拆穿你，然後再曬自己的圖，這樣更真實可信，追女神也更容易唄！”

## 愛吹牛的老闆

李俊是一家煙酒店的老闆。這天，一個關係很好的哥們兒來玩，還沒踏進店門呢，就直言不諱地說：“老李，原來你就開這麼一個小店啊，我還打算跟你混呢，看來是沒戲了！”

李俊毫不在意哥們兒的嘲諷，說：“‘店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鬥量。’哥們兒頓時來了興趣：‘言下之意，是小生意賺大錢咯？’李俊神秘地一笑：‘我不跟你耍嘴皮子功夫，等會兒讓你見識見識！’

說話間，只見一個騎自行車的正往店裡騎來。李俊說：“看到沒，這個人是來買‘大紅鷹’的。”哥們兒疑惑道：“你怎麼知道？”李俊笑而不答。果然，那騎車的買了一包“大紅鷹”香煙。

不一會兒，一輛黑色轎車停了在門口，下來一個大腹便便的男子。李俊又不失時機地說：“這個男的肯定要買‘軟中華。’哥們兒將信將疑。果然，那男子進店後，看了看櫃檯裡陳列的香煙，說：“來一包‘軟中華。’

在接下來的半個小時裡，李俊陸續準確地猜出五六個顧客要買的煙。哥們兒嘖嘖稱奇，佩服得五體投地，忍不住問：“我說老李，你到底是怎么看出來的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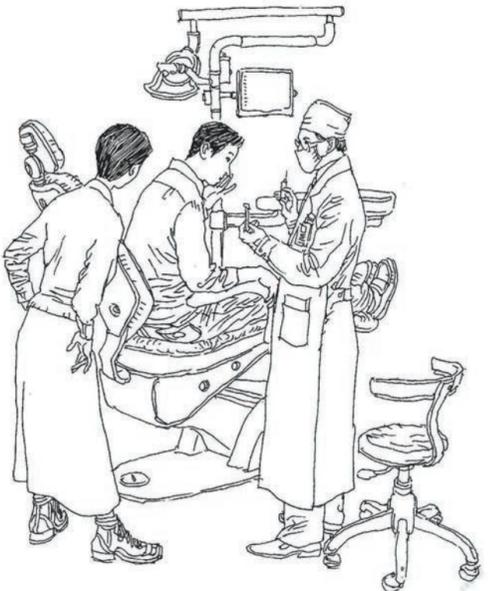
李俊解釋說，他每天接觸形形色色買煙的人，時間一長，發現一個人抽什麼煙，跟他的穿著、髮型、職業、喜好、神色、表情等都有著一定的關係，久而久之，自己練就了一門獨特的“識人”功夫……

末了，李俊洋洋自得地說：“你知道我剛才賣給‘將軍肚’的那包‘軟中華’賺多少錢嗎？”哥們兒略一思索，說能賺十來塊吧。李俊哈哈大笑，然後伸出五個手指頭。哥們兒一愣：“不會吧，才賺五塊？”李俊輕聲說：“五十塊！”哥們兒驚訝得差點兒掉了下巴：“還真是小生意賺大錢啊！”李俊自我誇耀說：“但這個錢也不是那麼好賺的，首先得學會‘識人’，其次得有膽量、敢冒險。買‘軟中華’的那個‘將軍肚’，一看就知道平時根本不抽煙，所以給他假的他也不知道‘明白’了吧？”哥們兒這才恍然大悟。

正當哥們兒聽得入神時，門口突然停下兩輛車子。哥們兒見狀，忍不住問：“老李，大生意來了，你說他們會買什麼煙呢？”

李俊說：“從他們所駕駛的汽車來看……”

正說得津津有味呢，誰知車上下來了兩位穿著



又拔不成？

等阿拉接完電話，曉虹急促問道：“怎麼回事？”

阿拉一躍而起，因為麻藥作用，聲音怪模怪樣：“警情、重大警情，一個殺人犯出現了，他一直是我跟蹤的。”

還沒等曉虹開口，醫生先急了：“別動，拔牙了！”

曉虹哭喪著臉攔住醫生：“抱歉，他是個刑警，有緊急任務，讓他去吧，你攔不住他的。”

阿拉火速趕往殺人犯藏身的地方。這是個相當危險的傢伙，心狠手辣不說，力大如牛還會武功，找他很久了，這回露面一定不能讓他逃脫，不然又會危害社會。

當阿拉趕到時情況陡變：歹徒發現自個兒被一名員警盯上了，便強行往外沖，冷不防一腳踢飛員警手槍，再一拳擊倒這名員警，要搶槍。

要是搶到了這傢伙手中後果不堪設想，那名員警死死纏著歹徒，眼看支不支，就在這時阿拉趕到。

阿拉大叫一聲往上就沖，剛靠近，歹徒劈面一拳，好快的速度，“通”，正中阿拉麵門。歹徒牛大的力氣，這一拳要是砸在一般人臉上對方立馬暈倒，可阿拉只是晃了晃，站定了，一把抱住歹徒雙腿，一發力，歹徒重重摔倒。

然後兩名員警一起撲上，三個人在地面上殊死搏鬥。歹徒力大，好幾次掙扎開兩人要搶跌落在咫尺之外的手槍，又被兩人不顧性命撲上纏住。

危急時刻戰友們趕到。

阿拉被送進醫院，這回進的不是讓他害怕的牙科，而是外科，因為阿拉滿臉是血。醫生檢查結果很快出來：身上多處受傷，兩根肋骨骨折，是被那歹徒重擊的，不過問題不大；滿臉是血不是受了重傷，是因為被歹徒打掉一顆牙，就是那顆有礙觀瞻的大門牙。

阿拉此時仍然覺得臉有一尺厚，顯然麻藥勁還沒過去。聽說牙打掉了，他竟然大笑起來，開心得不得了，對戰友和曉虹說：“哈哈，我知道我為什麼被打了那麼重的一拳沒有暈倒了，是因為麻藥勁還在，不曉得疼，想不到麻藥立了一功。最開心的是，這回終於不用拔牙了。”

曉虹和戰友一起笑起來，笑過後曉虹又嚶嚶地哭。此時阿拉的臉又青又腫又破，像豬八戒一樣，但在大夥眼裡，帥氣至極。